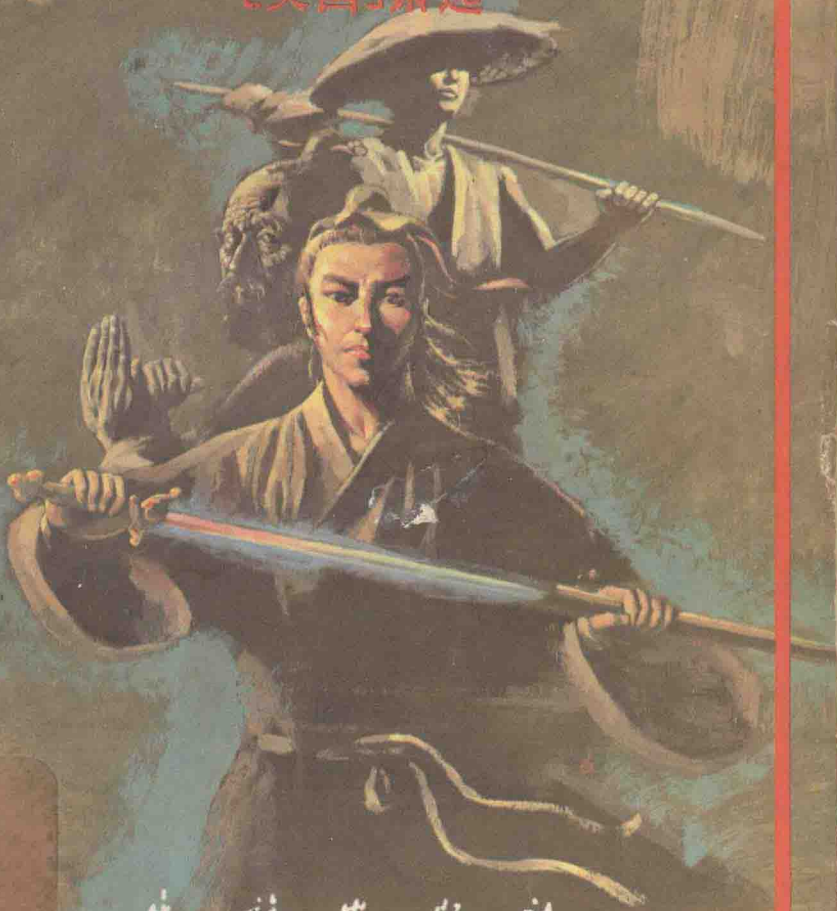


# 千面郎君

〔美国〕萧逸



民族出版社

千 面 郎 君

〔美国〕

萧逸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凤荣

## 千 面 郎 君

[美国]萧逸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7.5印张 字数:340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0册 定价:3.90元

ISBN 7-105-00593-9/I·117

(汉8)

定价:3.90元

## 目 录

第 一 章	阴错阳差生死恨 .....	1
第 二 章	千里迢迢上月庵 .....	36
第 三 章	幽谷笛声传福音 .....	71
第 四 章	飞杯敬酒震高人 .....	103
第 五 章	香庄转眼血衣红 .....	135
第 六 章	无涯孤子万里行 .....	168
第 七 章	玉笠老人锦衣口 .....	197
第 八 章	人生长恨水长东 .....	225
第 九 章	无情荒地有情女 .....	257
第 十 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 .....	287
第十一章	女中豪杰文无咎 .....	316
第十二章	狭路相逢双飞燕 .....	346
第十三章	人生如戏变无常 .....	375
第十四章	春花秋月人何在 .....	405
第十五章	追本溯源青风令 .....	436
第十六章	深山古洞藏真经 .....	466
第十七章	白骨门紧急律令 .....	495
第十八章	其人将死言也善 .....	524

# 第一章

## 阴错阳差生死恨

因果轮回遭报应，  
万家生春菩萨心。  
佛道五圣超俗辈，  
英雄天助破苦城。

月星！  
风高！  
鬼泣！  
神嚎！  
劫难！

生死恨！

这是一个夜阑人静的深夜！

“白骨门”的大堂上，坐着一位年逾半百的大汉，古铜色的脸，在明亮的烛光照映下，散发出闪烁的油光，唇边的二髭老鼠胡子，不停地晃动着。

在他的左右，分站着八大护卫，牛头马面，刀光剑影，使人见了不免心生寒惧，整个大堂上，人影幢幢，四周的空气，沉闷得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

此时，忽听有人喊道：“犯妇带到！”

只见四名武士，夹持着一名黑衣黑巾的妇人，拖到堂上。

白骨门主见犯人带到，目含淫威，对黑衣妇人问道：“你的丈夫现在何处？”

“不知道！”

嘿嘿！白骨门主冷笑了一声道：“你到很干脆，说不知道，就能推却责任吗？”

黑衣妇人神色木呆，无奈地继道：“近日我根本没有见到过夫君，自半月前出远门，离开我母子后，迄无音信，叫我从哪里知道呢？”

白骨门主闻言色变，猛地一拍桌子，厉斥道：“你既坚不吐实，本座只好下令行刑了！”

那中年妇人挣扎了一下，忽然扑地跪了下去，求道：“妾身自知难逃死罪，但我的儿子……”

一阵哽咽，喘吁着无法再接下去。

白骨门主又是一声轻叹，凝重地道：“你放心，本座会饶他一死，但要永远逐出白骨门！”

“可容妾身见一面？”

白骨门主又是一阵沉吟，然后轻轻吩咐道：“带薛镇山！”

身旁侍立之人立刻一声暴喏，朗声传呼道：“带薛镇山……”

不久，一阵狂奔的脚步声传出，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飞奔而至，凄厉地叫道：“娘……娘……”

踉跄奔到中年妇人面前，伏地哭了起来。

中年妇人倒出乎意外地平静，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孩子，你十几岁了？”

那名叫薛镇山的少年怔了一怔，收泪道：“孩儿十五岁了！娘难道不……”

中年妇人沉声接道：“十五岁已算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英雄流血不流泪，娘没有教训过你么？……”

薛镇山震一震，连忙揩揩泪渍，道：“娘！可是您……”

中年妇人不待他说完，立刻喝道：“你伯父已经答应饶过你了，还不快快去叩谢饶命之恩！”

薛镇山大叫道：“不，孩儿要替娘一死……大伯父，求您答应……”

白骨门主突然离座而起，中年妇人面色惨变，俯在薛镇山耳边急急说道：“孩子，记住我上次的话，快离白骨门，快些……”

下面的话却淹没在一片震天的焦雷声中，等到雷声过去，那中年妇人早已被两名刽子手拖到了断头台上。

薛镇山啊的一声尖叫，双手蒙面，转开头去。

身后传来一阵尖锐的滑轮急转之声，而后是哧的一声大响。

薛镇山钢牙紧咬，突然转向白骨门主破口大骂道：“薛公

凌，老禽兽，好毒辣的手段……”

白骨门主又复拂袖一阵喝道：“逐出白骨门，永远不许踏回泰山境内！”

薛镇山依然骂不绝口，但却立刻被四名黑衣彪形大汉象鹰抓燕雀一般地拖向寨外而去。

叫骂哭喊的声音逐渐远去，除了风声，雷声而外，广场中却沉肃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白骨门主魁梧的身躯缓缓踱向断头台前，望望满地的鲜血，身首异处的尸体，悠悠一叹象自语般地喃喃道：“死得……冤枉！把她厚葬了吧……”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直抵大寨门前，蹄声甫歇，一条人影急如怒矢地射向广场中的断头台前。

只见那人是衣饰华丽的锦装汉子，年约四旬左右，目光四射，大刺刺地向白骨门主拱拱手道：“小弟见过大哥！”

白骨门主微感讶异地道：“三弟……你怎么来的？”

那华服汉子顿足道：“小弟一路急赶，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杀错了人！”

说话之间，俯身向那身首异处的中年妇人脸上一抓，只见一张人皮面具应手而落，呈现出一张先后完全不同的面孔来。

白骨门主并无惊讶之色，轻轻点头道：“值不得大惊小怪，这是我早就知道的！”

那华服汉子叹口气道：“大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薛镇山呢？”

白骨门主怔了一怔，捋髯沉吟道：“自然也是假的！”

华服汉子肯定地叫道：“真的！”

白骨门主轻轻踱了几步，道：“这……似乎不大可能



吧！”

华服汉子苦笑一声道：“我也知道大哥不会相信，请您看看这个！”

探手袖中，取出一个布卷，递了上去。

白骨门主伸手接过，打开匆匆一看，不由大为震动。

虽然看不出神色表情，但由他颤抖的十指可以看出他激动已极。

华服汉子皱眉道：“大哥早做决定，如不把他抓了回来，只怕……”

白骨门主恍如梦醒，不待他说完，立刻沉声叫道：“黑骑堂……”

只见一名黑衣人飞步趋前，施礼恭应道：“属下在！”

“速率你得力属下，抓回薛镇山！”

“遵谕！”

那黑衣人一声朗应，后退三步，然后身形一旋，如飞而去，不久，但听一片急促的马蹄声，由近而远，瞬息而息。

天空中闪电急掣，霹雳暴响，使整个大地山岳颤栗，终于，倾盆大雨落了下来。

白骨门主动也不动，任由大雨浇在身上，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

那华服汉子则由背后小包中取出一件油布雨衣，轻轻披在了自己身上，四周所有的白骨门之人，一个个同样地象变成了石像一般，没有一个人移动过一下。

大约盏茶之后，急促的马蹄声透过风雨雷电之声隐隐传来，只见那黑骑堂堂主象鸭子般飞驰入报。

“属下无能，不曾追到薛镇山！”

白骨门主顿足叫道：“糟了！糟了……屠总护法！”

一名黑衣白髯的矮瘦老儿也象水鸭子般怵身趋前，俯首道：“下座听候吩咐！”

“由你督率外五堂堂主速简精锐，捕回薛镇山，百里方圆之内的每一方寸之地，都要细搜查！”

“下座遵谕！”

旋身急转，大喝道：“本座奉门主严谕，希红、黄、蓝、白、黑各堂堂主各派高手一百人，即时齐集大寨门前，听候指派！”

休看他人长得瘦小，但声音却洪亮异常，虽在风雨雷电的狂啸声中，依然听得清晰入耳。

四面立刻响起数声轰然暴啞，广场中石像般的人群起了一阵骚动，一部分随着总护法屠五行，飞步向大寨外驰去。

约有半盏茶左右，只听马蹄繁响，一拨一拨的人马由近而远，风驰而去。

白骨门主仰首向天，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天色将亮之时，业已风息雨止。

白骨门主湿衣未换，焦灼地在大寨聚义厅中踱来踱去。

那华服汉子则在一旁呆坐发怔。厅内厅外，无数的黑衣人分排侍立，自然也都是穿着夜来淋透了的湿衣。

终于，一片马蹄声急驰而来。

白骨门主登时紧张了起来，大步踱至厅门，翘首以待。

不久，总护法屠五行率领红、黄、蓝、白、黑外五堂堂主相偕而至，但却个个垂头丧气，由屠总护法为首，在厅门前俯首禀道：“下座……”

白骨门主大叫道：“动用外五堂数百高手，连一个逃去未

久的小孩子都没有抓来么？”

“是……下座无能，……但已遵从门主令谕，搜遍了百里方圆的每一方寸之地，仍是没有他的影子……”

“难道他上了天入了地么？”

屠总护法双膝一软，扑地跪了下去，俯首道：“请门主依律治下座无能之罪！”

外五堂堂主也都一个个矮了半截，随在屠五行之后跪了下去。

白骨门主重重的叹口气道：“你们起来……唉！这是劫数！劫数……”

那华服汉子轻步走了过来，道：“大哥，不能相信劫数，要尽人事！”

白骨门主点头道：“那是自然……”

声调一沉，叫道：“文师爷，准备飞羽传书！”

只见一个瘦骨棱棱，摇头晃脑，手摇折扇的老人一摇三摆地走了过来，向白骨门主一个到地的长揖，道：“学生早已准备妥当了！”

白骨门主沉声吩咐道：“第一、飞书飞虎堡神风门，武威门，要他们即刻广遣属下徒众，在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中布起一片漫天大网，务必擒回薛镇山。第二、将薛镇山年貌特征详细书明，飞书通知七大门派，三教九帮，请他们协助查辑，凡能捕得薛镇山送归本门者，俱受上赏，酬万金，如隐匿掩护，知而不报者，不论任何门派教帮，一律视为本门之敌，白骨万乘，即刻兴师讨伐。”

文师爷喏喏应声，长揖转身而去。

那华服汉子微微一笑，十分自信地道：“这样一来，就算那

孩子果真肋生双翼，也无法逃得出去了！”

白骨门主则又幽微地叹息一声，一言不发，转身向内寨走去。

不久——

白骨门中二十余支苍鹰相继冲天而起，在空中盘旋一周，分向四方飞去，瞬息之间消逝无踪。

薛镇山被逐出白骨门大寨，被两名黑衣人狠命一推，踉跄倒地，但他钢牙紧咬，一挺身又站了起来。

雷轰电掣，与黑黝黝的山林，构成一幅阴森森的画图，有如无数的幽灵巨兽要把他吞噬下去。

他恨恨地回顾了白骨门大寨一眼，举步向傲来峰下跑去！  
忽然——

他跑出不过数丈距离，蓦见路旁野草丛中一动，一条白影疾逾怒矢，向他身旁射了过来。

薛镇山愕然一惊，尚未呼叫出声，已被那人掩住口唇，一手抓住肩头，只听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叫道：“孩子，别怕！”

原来那是一个和被杀的妇人一模一样，完全相同之人！

薛镇山挣扎了一下，叫道：“娘！您……”

那妇人眸光四掠，急急地道：“此处不是谈话之所，孩子，随娘快走！”

不管薛镇山反对为何，拦腰一抱，将他抓了起来，有如猛虎归山，一跃数丈，迳向泰山之下奔去。

薛镇山只觉耳边生风，眼前景物飞驰而过，眨眼之间已经到了泰山之下的一片坟地之中。

那坟地约有十亩方圆，松柏密生，十分隐秘。

那妇人把薛镇山放下地来，在一座巨坟前的石碑上伸手轻轻一按。

一片轧轧之声过后，石碑前的供台忽然向一旁移了开去。

薛镇山喘吁了一下，道：“娘，这是为什么……？”

那妇人神色匆遽地道：“这里比较安全，娘有很重要的话告诉你。”

拉起薛镇山，向打开的洞穴走了下去。

洞穴之内是一道斜斜的石阶，大约二十余级，下面是一间空空荡荡的石室，象是坟中棺木已经移去，匆匆建造的一处秘密地穴。

薛镇山环目四顾，皱眉道：“娘有话可以说了！”

那妇人双目蕴泪，道：“孩子，你……对娘似乎有些冷淡。……”

薛镇山苦笑一声道：“孩儿不知道究竟有几个娘，连您……已经是三个了，都是一样的面目，一样的声音……一个死了，一个被杀，一个……”

那妇人叹口气道：“一时之间，为娘没法和你解释清楚，就算解释清楚了，大约你也无法相信。……”

“那么，孩儿永远无法明白了……”

“不，等你报了大仇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一切。”

薛镇山咬牙道：“当然我要报仇，我娘……不，是我第二个娘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死薛公凌那老贼……”

那妇人双眉微锁，道：“孩子，杀死薛公凌并不全是为你被杀的假母亲报仇，主要的是你爹爹……”

“我爹爹……？”

薛镇山不由叫起来道：“我爹爹逃亡在外，虽不见容于白骨门与他的兄弟，可是他却好端端地活着，要替他报什么仇？”

那妇人凄然一笑道：“孩子，你爹爹已经死了，是薛公凌那老贼害死了他……”

“但那逃亡在外的又是谁呢？”

“根本并无其人，那只是为娘假造的谣言，以便那老贼生疑，有所顾忌！否则，他怎会放你出来！”

薛镇山钢牙紧咬，道：“我爹爹是怎样死的？”

“被薛公凌用鸩酒毒死，是为娘盗走尸体，故布疑阵，使那老贼疑心你爹爹伪死而遁。”

薛镇山如坠五里玄雾之中，他有满腹疑团，一时却不知由何问起。

先后他有三个母亲，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生身之母？

他的父亲是真的死了，还是仍然活着？

他能相信这个母亲的话么，为什么她会知道自己此时被逐出白骨门来？为什么三个母亲都是一模一样，分不出一真一假！

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他会有三个母亲？

认真说来，他还是对于被杀的母亲有着较深的感情，他心中暗暗决定，他要依照她的遗言去做……

忽然——

一阵马蹄声急驰而过。

那妇人神色一动，悄声道：“听，那一定是追捕你的人马！”

薛镇山摇摇头道：“薛公凌已经答应放过我，条件是不许

再回白骨门，以他的身分地位，大约不会出尔反尔！”

那妇人苦笑道：“你不懂，薛公凌所以放过你，是因为你是假冒的薛镇山，倘若他知道你真的是铁腕书生薛春慈之子，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

薛镇山愕然道：“这是为什么！难道连我自己也有假的？”

那妇人皱眉道：“为娘此刻无法解释，现在你要记住为娘的话，离此之后，星夜赶奔巫山起云峰，峰下有一座待月庵，庵中只有一个独目老尼，向他讨还白骨门镇山之宝‘紫金晶珠’，……”

薛镇山心中愕然，因为她说的与他那被杀的母亲所说的完全一样。

只听那妇人继续说下去道：“那晶珠虽小，但其中却藏有一部《天罡真经》，你要找一处隐秘之地，把上面所载的武功参透练熟，而后再回来报仇！”

薛镇山道：“如果孩儿见到老尼之后，他不相信我是薛镇山呢？”

“她会验你背上的红痣！”

薛镇山心头大震，仔细凝视着面前的这个母亲，难道他才是自己的生身之母么？要不然她怎么会知道自己背上有三颗红痣？

那地穴顶部并不甚厚，可以听得出倾盆的雨声，与一阵阵急驰而过的铁蹄奔走之声。

他心中暗暗嘀咕，看情形，薛公凌真有了悔意，否则绝不会有这样多的白骨门人冒雨奔走。

那妇人双眉微锁，咬牙道：“那老贼派了白骨门人，存心要

把你抓了回去，若非为娘及时把你带来此处，只怕你……”

忽然双手抓住他的肩头，忍不住大声而哭。

薛镇山凝注着他这个母亲，不由一阵鼻酸，也流下泪来。

那妇人揩揩泪渍，松开抓住薛镇山肩头的双手，露出一丝强笑道：“孩子，你记住为娘的话了么？”

薛镇山凝重地道：“就是娘不说，孩儿也早记住了！”

那妇人点首道：“不错，这些话你假母大约早告诉你了，但愿皇天保佑，使你顺利地学成神功，早报亲仇！”

薛镇山皱眉道：“娘……不能和孩儿同去么？”

那妇人震了一震，摇头流泪道：“为娘……不能。”

“为什么？”

“为娘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些……迟早你会明白……”

话锋一转，急道：“你是毫无武功的人，此去巫山，迢迢数千里，不是容易到得了的，为娘要为你设法……且把这套衣服换上。”

说话之间已由腰中解下一个布包，取出一套土蓝布衣裤。

薛镇山顺从地换了衣服，又见她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道：“这是三十余颗易容丹，每次用一颗涂面，可使容颜尽改，每用一颗，可用一月，有一个月的时间，大约足可赶到巫山了！”

她打开瓶塞，取出一颗大如黄豆的黑色药丸，放在掌心之中，用墓穴缝隙渗下的雨水调和起来，给薛镇山轻轻抹在脸上。

一切停当之后，方见她取出一面铜镜，恍然火折子笑道：“孩子，看看你自己。”

薛镇山就着铜镜看时，不由怔了怔，原来镜中出现的是一



个面目黝黑，皱纹隐现，是一副至少在三十岁以上的脸庞。

那妇人收起铜镜，忽又有些黯然地道：“孩子，现在为娘要把本身真元内功贯注给你，一来为你打下日后习武的基础，二来助你早到巫山起云峰……”

薛镇山并不甚了然她话中之意，当下依着她的指示，在地上盘膝坐好，双目紧闭。

只觉一只手掌贴上了背后气海穴，那手掌象有吸力一般，立刻与自己的身子粘合在了一起。

而后，掌心中似有一股暖流透经走脉，流入了自己的体中。

薛镇山大吃一惊，想要挣扎呼叫，无奈此刻全身皆被那攻入体内的暖流所制，只觉四肢酸软，挣扎不动，呼叫不出。

那股暖流由缓而急，由涓涓细流变成了波涛汹涌，薛镇山只觉全身灼热，象要爆炸开来一般，然而，除了忍受之外，他却毫无办法。

不知过了多久，薛镇山只觉蕴聚体内的庞巨热流忽然一分为二，上行生死玄关，下闯任督二脉。

随之是轰了一声，昏了过去。

终于，他又悠悠地醒了过来，睁眼看时，不由大吃一惊！

墓穴中原来黑暗无光，但此刻他却看得纤毫毕现，澄澈空明，原来他尚不知他母亲已将数十年修为的内力真元，完全贯注给了他，助他打通了生死玄关与任督二脉。

随即，发觉了那妇人的尸体。

薛镇山啊的一声扑了过去，俯身看时，只见她面如白纸，双目深陷，早已气绝身死。

虽然他不懂武功，但他也知道了这样是怎么回事，禁不住